國朝文錄

國朝文錄序

自古文章之道著作難而選輯尤難古人情性各有
而進焉成一家言均足自傳於後世選輯者聚古人
六代之樂而審之也具山海之珍而調之也苟識不精執已則失
之隘博愛則失之濫隘與濫交相譏學者將奚從以求其是哉江
右李邁堂孝廉嘗患此而毅然以選輯自命纂選金元明十家古
文固足以方駕茅氏矣既又以爲文章視世運爲盛衰
國朝自定鼎以來
聖

聖相承重熙累洽英賢蔚興作者已數倍往代夫門徑多而道或岐別裁眞而學自正爰自魏冰叔方望溪諸大家外擇其卓然可傳者彙之凡四十家首熊鍾陵迄陳愓園論其醇疵而各爲之序余覩其指雖不名一轍而析衷義法各取其長信無蹈與濫之弊矣夫前代之文屢經論定選輯者猶有所據依若先後不過百年間則毀譽愛憎尙無定論邁堂獨能出己意定去取可不謂難之難者與江右人才輩出其詩與文之湮沒無傳不得公諸藝林者頗多曾賓谷前輩嘗有詩徵之役而未及於文邁堂將繼起而蒐輯之誠善舉也顧賓谷先生敭歷中外題襟館人才又極一時之

盛其事較易適堂則一甄課士卽欲求二三同志且不可得裒集之難有十倍於賓谷先生者然又安知不有大力者起而襄厥成耶惜余以差竣復

命不獲親見其書之成與斯編並爲之序焉是則余之所惓惓莫釋者爾

道光十七年丁酉仲秋月江西督學使者錢塘許乃普譔

國朝文錄序

古人賴啓後人後人論定古人兩相須實兩相成也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而其名益彰太史公作儒林列傳而漢學以昌梁昭明有文選而文體大備唐宋以來以文取士士伸於知已詘於不知已顧衡文與選文不同衡文者第就其一日之短長而定之選文者必就其一生之短長而定之難易固殊且衡文有定額容有遺也選文無定額爲可選乎此道豈茅鹿所以選

國朝六家文之外而復廣爲文錄也夫其選魏汪朱李方惲爲六家者以其文工而且富其部帙可分可合蓋倣茅鹿門唐宋八大

家之例也其雜集諸家爲文錄者蓋倣黄棃洲文海之例也顧茅選八家遺習之可之而人且議其後黄選文海則前明家數不另出手眼爲之序列其於殿最錙銖亦爲未盡且夫文有醇有疵學有全有偏不辨其精不能取錄不觀其大不能定家數邁堂乃秉而爲之其毫髪無遺憾哉難者曰邁堂尚有金元明十家文選矣三朝文人不止此數何以略於前而獨詳於今曰是選也所以關世人北宋以後無文之妄論也故必取卓然成家者以示之若文錄之用心亦非於今人有阿好也夫文人鬭鏈乎天地習成乎風氣基厚則茂經正則興金源偏安元輕儒術明自中葉而下怠於

聽政。
本朝則輿圖之廣教化之行超出前代而又
聖
聖相承宵衣旰食無逸作所孚於天下民無獬氣士皆勤學人文所由特盛也是治運之精神萃焉非文人所自能爲也故選文遂及前代者傳其文之統也錄文富於
國朝者彰其化之成也余壯歲宦遊好結交當世文人二十年來大江以南所心折者六七人其文皆有宗有趣可傳於後確遵堂體例存者弗錄而所錄已近四十家矣今且版行已後續增將不

可勝數犄歟盛哉

道光十八年仲秋月瑞州府知府海鹽朱錦琮謹序

國朝文錄自序

予選金元明八家古文竟復選　雲汀師意取我朝文集之行於世者次第讀之得其卓然可傳者約數十家而一代文章源流升降之故亦略可窺焉順治朝能古文者首推熊鍾陵先生其他則故老遺民不肯見用於時遂壹意讀書作文思以空言垂世其大者指畫確鑿議論證據古今既非老生常談亦無文士結習若魏冰叔顧亭林黃黎洲陳石莊彭躬庵其最著者也次如侯朝宗王于一傅平叔賀子翼雖旨遠詞文耐人紬繹讀之如九臯鶴唳三峽猿啼韓子所謂物不得其平則鳴者誠有味乎

其言之也康熙朝

聖主當陽賢臣交贊天下平定人心安和一時元老鉅公如張京江陳午亭李厚庵湯潛庵諸先生以其正學發爲昌言俊偉光明非明代楊東里李西涯所能及其他館閣之秀如汪鈍翁施愚山朱竹垞姜西溟又分道揚鑣直接歸唐之統彬彬乎如唐之元和宋之慶歷王阮亭宋牧仲以詩名文亦不俗毛西河雖不合格而氣盛言宜邵子湘敍事特佳黎媿曾議論最勝其餘如鄭靜庵金會公輩佳者尚多故讀康熙一朝之文如張樂洞庭之野八音競奏六律均調山水爭鳴魚龍竝嘯雖有坐部立部之伎亦瑟縮無

以容身洋洋乎
盛世之元音矣雍正以後及乾隆之初
累洽重熙人才輩出如望溪之峻潔李穆堂之沈雄蔡聞之之嚴
正陳星齋之高秀卓乎尚已而全謝山以淹貫之才表揚忠烈碑
版璀璨與元遺山爭長藍鹿洲以經濟爲文確乎可見諸行事亦
近代所未有者也高安朱文端興縣孫文定不以文名而文皆醇
茂蓋人品高者文自勝焉中葉以後學術多歧文體亦因之猥雜
博古者以徵實見長意盡言中有書卷而無情緒師心者以標新
自別音在弦外有神致而無體裁蓋談經既非薄程朱論文亦藐

覩唐宋朱梅崖摹倣古人弊如明之王李而任意放言如袁子才者尤不足道然而二三老輩好學深思如黃靜山彭樂齋劉海峯姚姬傳趙鹿泉彭允恭魯絜非蔣心餘李厚岡者尚在在不乏淹博如錢竹汀詹事紀曉嵐尚書行文仍清氣盤旋恪守古法不愧一代之宗工焉嘉慶朝駢體盛行古文乎不多見所見者惟陶萸江先生文存不多而迥絕流輩謝薌泉陳惕園劉寄庵王鐵夫諸集亦不失古文正軌而惲子居於簿書鞅掌中高自期許嚴加繩削彌爲難能而可貴焉昔棃洲先生之輯明文案也謂有明一代作者不如唐之韓杜宋之歐蘇元之姚虞而所選之文則過於唐

之文粹宋之文鑑元之文類亘由不名一轍惟覩其一往情深者而捃摭之蓋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予竊啓寡聞所學不及前賢之什一祇以平生雅尙篤在於斯遂敢分別甄綜忘其力之不足然亦不名一轍反復數過務取諸家之長故有明道之文而近膚者不錄有論事之文而大橫者不錄有紀功述德之文而過諛者不錄有言情寫景之文而涉浮者不錄聚而誦之如接諸老先生於一堂之上而親聞其言論風旨也又如習與之處久從之遊并其心術之隱微性情之紆曲境地之順逆興象之蒼茫無不了了而如見歷歷而可思也快哉快哉亦足以樂而忘老矣所

錄人各一卷二卷至三卷而止有非三卷所能盡者則另爲部帙爲 國朝六家而不滿一卷者又將博覽廣收都爲一集茲第序其錄之已成者四十家他有所遺亦將次第收入倘望大雅君子匡其不逮如肯以書借讀雖百朋之錫何以加焉上高李祖陶撰

國朝文錄總目

順治朝

熊伯龍字次侯湖北漢陽人順治六年進士及史院學士著有熊學士文集今錄其文爲一卷

顧炎武一名絳字寧人號亭林江南崑山人著有亭林文集今錄其文爲二卷

陳宏緒字士業江西新建人著有石莊鴻桷寒厓恆山堂敎宿堂等集今錄其文爲三卷

黄宗羲字太沖號黎洲浙江餘姚人著有南雷文約今錄其

文爲三卷

侯方域字朝宗河南商邱人著有壯悔堂文集今錄其文爲二卷

彭士望字　號躬庵江西南昌人著有恥躬堂文集今錄其文爲二卷

王猷定字于一號軫石江西南昌人著有四照堂文集今錄其文爲二卷

傅占衡字平叔江西臨川人著有湘帆堂集今錄其文爲一卷

賀貽孫字子翼江西永新人著有水田居文集今錄其文爲二卷

康熙朝

湯　斌字孔伯號潛庵河南睢州人順治九年進士康熙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官至工部尚書謚文正有張子遺書今錄其文爲二卷

施閏章字尚白號愚山江南宣城人順治六年進士康熙十八年召試鴻博官翰林院侍講著有學餘堂文集今錄其文爲二卷

陳廷敬字子端號說巖山西澤州人順治十五年進士官至
大學士謚文貞著有午亭文編今錄其文爲三卷

張玉書字素存江南丹徒人順治十八年進士官至大學士
謚文貞著有張文貞公文集今錄其文爲二卷

王士正字貽上號阮亭山東新城人順治十五年進士官至
刑部尚書謚文簡著有帶經堂集今錄其文爲二卷

鄭日奎字次公江西貴溪人順治十六年進士著有靜庵先生
集今錄其文爲一卷

李光地字林卿號厚庵福建安溪人康熙九年進士官至大

學士諡文貞著有榕村全集今錄其文爲二卷

宋　犖字牧仲號漫堂河南商邱人起家任子官至吏部尚書著有西陂類稾今錄其文爲一卷

姜宸英字西溟號湛園浙江慈谿人康熙三十八年進士及第官編修著有湛園未定稾今錄其文爲三卷

金德嘉字會公號豫齋湖北廣濟人康熙二十一年會試第一官翰林院侍讀著有居業齋文集今錄其文爲一卷

邵長蘅字子湘號青門江南武進人著有青門旅稾簏稾賸稾今錄其文爲三卷

雍正乾隆朝

朱　軾字若瞻號可亭江西高安人康熙三十三年進士官至大學士諡文端著有文端公集今錄其文爲二卷

孫嘉淦字錫公山西興縣人康熙五十二年進士官至協辦大學士諡文定著有文定公奏疏今錄其文爲二卷

蔡世遠字聞之號梁村福建漳浦人康熙四十八年進士官至刑部侍郎諡文勤著有二希堂文集今錄其文爲二卷

全祖望字紹衣浙江鄞縣人乾隆元年進士著有鮚埼堂集今錄其文爲四卷

陳兆崙字星齋浙江錢塘人雍正八年進士官至太僕寺卿
著有紫竹山房集今錄其文爲三卷
藍鼎元字玉霖號鹿洲福建漳浦人拔貢生官至廣州知府
著有鹿洲文集今錄其文爲二卷
彭端淑字樂齋四川丹稜人雍正十一年進士官至廣東肇
羅道著有白鶴堂集今錄其文爲一卷
黃永年字靜山江西廣昌人乾隆元年進士官常州知府著
有南莊類稾今錄其文爲二卷
劉大櫆字才甫號海峯江南桐城人貢生官教諭著有海峯

文鈔今錄其文爲二卷

錢大昕字曉徵號辛楣一號竹汀江蘇嘉定人乾隆十九年進士官至少詹事著有潛研堂集今錄其文爲二卷

姚鼐字姬傳安徽桐城縣人乾隆二十八年進士官禮部郎中著有惜抱軒文集今錄其文爲二卷

紀昀字曉嵐號石雲直隸獻縣人乾隆十九年進士官至協辦大學士謚文達著有紀文達公文集今錄其文爲二卷

趙佑字啓人號鹿泉浙江仁和人乾隆十七年進士官

至戶部尚書著有清獻堂文集今錄其文爲二卷

蔣士銓字心餘號苕生江西鉛山人乾隆二十二年進士官翰林院編修著有忠雅堂文集今錄其文爲二卷

彭紹升字允初江蘇長洲人乾隆二十二年進士著有二林居文集今錄其文爲二卷

李榮陛字奠堪江西萬載人乾隆　　進士官雲南知縣著有厚岡文集今錄其文爲三卷

嘉慶朝

陶必銓字士升湖南安化人貢生著有萸江古文存今錄其

文爲一卷

劉大紳字　號寄庵雲南寧州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官山東知縣著有寄庵文集今錄其文爲二卷

謝振定字　號薌泉湖南湘鄉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官御史著有知恥齋文集今錄其文爲一卷

陳庚煥字　號惕園福建長樂人貢生著有惕園存稾今錄其文爲二卷

以上共四十家文共八十有二卷爲文錄初編此外如寧都之魏叔子禧長洲汪堯峯琬秀水朱竹垞彝尊桐城方

望溪苞蔚川李穆堂紱陽湖惲子居敬以其集中之文採
取不止三卷另編爲六家將別板行而文錄續編亦即出

熊學士穀貽堂集文錄引

學士字次侯號鍾陵以其爲江西進賢人也以時文著稱雅健至今與劉黃岡並稱然未有知其能爲古文者[illegible][illegible]王霞九同年學蘇頗好採訪楚中先賢文集於是熊襄愍賀文忠暨金正希劉克猷金會公諸先生文俱得見文忠集爲學使校定付梓襄愍集有志未逮正希與克猷文皆不合格會公文意格俱佳精神迸露然學使僅得一部予無有惟學士有後裔秉鐸宜昌既以此集上督學使者予復從轉乞一部集分上中下三卷上卷爲詩予未及攷中下二卷爲文自代言序記以至祭文論傳書啓

策論題跋條約無不具亦無不工大畧刊落駁雜一歸純雅其理取諸六籍其法本諸八家腴而不淨深而不鑿簡而不峭長而不冗渾渾灝灝魚龍百變而一以静穆之氣御之故不獨時文冠一代卽古文亦置諸陳午亭張素存之間無愧色也至於制藝之序歷歷以甘苦示人深入無垠曠然無際則又爲諸家所不及矣中州李芳廣跋歸本於澹泊寧静精神專一之所致知言哉上高李祖陶

熊學士文集錄

熊學士文集錄

漢陽熊伯龍鍾陵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點
高安吳作霖潤菴校刊

擬嘉諭琉球國詔

詔曰朕以渺躬爲神人主敬天恤民猶懼失墜若勤思遠略爭功於萬里之外是德澤未加而臣其人政教未及而享其贄也朕甚恥之爾琉球僻處海表風馬牛不相及也顧能束身內附比諸天子之吏朕始願殆不及此大元受命百年所不能致者惟爾一方豈朕之德實遜前王歟何慕義之深也昔者周道休明越裳氏

重譯來朝後世美周之能服遠人而亦未嘗不稱越裳氏之識天命也朕不敢知曰中國有聖人若爾之來問與日豈出越裳氏下哉嗟乎普天之下生民之欲豈不同也凡朕所爲愛養元元者爾使臣而既聞之矣爾能事上必能使下尚其繹思朕意修爾政事質爾人民以長有爾衆朕則嘉爾諾夫土物之產航海而來徒煩苦爾父老爲也朕無所愛

立言有體而面面俱圓此等代言在唐宋諸大家集中亦不多見

○漕運議

吏議憂漕愚以爲無憂也夫漕之易未有如今日者也會通一道明興由之不廢以迄於今既無煩議膠議洳議海之紛紛而古者陸運轉運之法久已不設所議者惟長運又天下一家雀苻雖時時竊發無敢阻兵扼咽喉者而又用法嚴無姑息東南之人雖力竭不敢告勞凡所逋欠無一粒留民間者蓋其易如此然而漕運卒苦難者何也曰漕之難在官不以利自予之難在官以利予人之難也今夫官之重者莫如總漕巡漕此皆所徇廉勤大吏萬不敢恣其私而大吏所任府史胥徒至不可計率以官旗爲弱食如

虎狼然而此官旗米非能天雨而鬼輸也勢不得不鬻正額以緩須臾之急此雖且且而刀鋸之未有能止者也昔人知其然而予之以利以通其情凡糧船之載聽其多帶餘地以帶私貨譏而不征往返之間獲息數倍凡官旗沿途無名之費沛然有餘既不苦於賠累而京師亦得以集東南難致之物蓋猶有平準之遺焉如是而懸一令曰有姦人竊鬻正額升斗者罪至死其誰怨之今者糧米之外一切指爲犯禁謂之夾帶實以棄利而於吏之貯人而食者坐視其百孔千瘡而莫爲之制不亦不思之甚者哉故曰官不以利自予之難官以利予人之難也爲今之計既當先時而圖

(此層人多不辦)

(治河伍策)

兩者並重其後楊功懋公爲漕督皆能允蹈斯言

以長保此江淮衣帶之水又當悉心而畫以恤此蓬跰憔悴之軍而尤有難言者今之自關外徙內地者皆得占田自養比諸口分世業矣一旦以荒蕪告輒命治粟內史覈所占田數仍以米給之千艘之來抵岸而空自此以往雖雲帆如織秔稻如山其能爲歲月支哉且夫以漕爲惰農役也可不可也如是而憂漕誠足憂矣

此時漕弊如此只許其裝帶私貨便可補劑今則沿途無名之費日增且不獨沿途而害倂中於州縣矣文極高簡有法出他入手定逾千言

賀張西巖督楚奏績榮膺寵賚序 代

皇上御極之二年宮保張公以督楚滿三載稽首報政上曰此予一人所藉以釋南顧憂者也下所司考舊章中懋賞賜輝煌楚人咸喜是時漢水嚴司農漢陽熊司成適在籍從其鄉吳司寇屬余一言爲公賀叅謂余少吏楚能言楚事因能言公也夫楚何地也控引數省勢居上游安危之幾關乎天下自勝國用兵迄今三十餘年虔劉剽掠遺民無幾而又雜以飛煌流火江湖漲溢之殃古云始亂者必先治驗之於楚殆成虛語所恃以去危即安者督撫兩重臣耳公累槃鼎鍾侍從密勿以文武才受知

世祖撫楚有年 簡畀今任峻其秩而不易其地 朝廷已知公習於楚矣公則責愈大心愈小凜凜然奉 璽書所倚毗者而次第布之如 禁旅之供億將吏之激揚兵民之劑調滇黔之輸輓詰緝姦叛以杜城社之窺伺招納土官以靖苗猺之刼逸以及復城垣飭邊隘集流亡擒逋逃於全楚之事無所不當問者皆次拾於積亂之餘而煦吹以更生之氣今日封疆所寄如公者可謂獨以上本分之難矣以下又加以意外之難乃爇賊稽誅適有西山之役西山周袤數百里秦蜀楚三面會師然秦蜀祗遏其外而楚自鄖房掩賊腹心賊少以兵綴秦蜀賊兵民三者而全力抗楚縣車束馬蹟日相持公當其時既慮賊之竄伏出沒

而不常又慮兵之久役疲玩而或潰更慮民之傲逆展轉而莫支於是嚴控扼明部伍畫遠近薄芻茭兵滿其守民習其勞賊平有日矣 廟議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奄刷武庫亟尋撲滅而其道又從楚人楚人益擾擾糾纏以役公與中丞劉公至誠惻怛朝大夫士庶而訓誡之俾曉然知軍興之非得已竭力以赴公家之急而又陰勅郡邑兢兢以恤民困爲心指揮調度夜以繼日朔與鄂舟相沿也盾與壘扞相浹也蓋公之焦心勞思至是爲極而公之深籌密畫大功隱德亦於是爲多若此者非難之又難者乎余嘗謂 國家以神武肇基以深仁定亂其左右翊贊者多在巖疆宣

力之大臣而楚爲最先後指名如聊華羅公繩武李公並公而三然雖公時湖湘未定一切得便宜從事愛克易感威克易懼視今（兩以他人之之易陷之）之東縛法令陽施陰設者易也李公時黔省初附稍免杼柚之歎故水災一疏朝堂動色加意軫恤視今之大災大役迭遭互濟者亦易也然則論楚事者雖欲不推公爲　開代偉人之冠其可得哉或訶余所稱述特公在楚之功名與其三年以內者耳安足以盡公嗟乎任天下最難之地與當天下最難之事苟能涉歷楮柱不爲摧折已足表見生平矣而況其處之如安枕措之如弄丸不震不茹克有成效則其於世更何績之不著何福之不同乎然則

衙公而欲盡公亦莫如三年督楚之爲信而有徵也已余素耻言詖惟本楚諸君子德公之實意而序之未知足以測公萬一否也於時事獨難中又抽出西山一役以見其難之又難博大昌明盡掃浮翳

文體明辯序

文體明辯者、吳江徐魯菴公所嘗取常熟吳文恪公文章辯體而增訂之以行於世者也。辯體爲類五十、今明辯百有一、辯體外集爲類五、今明辯附錄二十有六、通八十四卷、蓋其詳哉。予讀之歎曰、爲文其難如望海若、既而曰、爲文其易如獲舟機矣。蓋自進士之業滋甚、士不復知有古文矣、不知文而耻受命於先生長者、掇拾剽掠率意爲之、雖有其詞不合程度、譬之爲室則做而堂則奧、爲筥則方而筐則圓、不亦潰亂無章之甚者哉。往文恪公亦慨然大正其失矣、而其書品類多闕、取舍失衷、或合兩類而爲一、或混

正變而未分有遺恨焉徐公則異是其爲書也於體無所不該括而一體之中若者爲古若者爲俗若者爲正若者爲變若者爲變而不失其正大義燦然如絲緜之曲而布此其所以不可廢也公自云是書撰述始嘉靖三十三年甲寅春迄隆慶四年庚午秋凡十七年而後成公之勤懇若此甚矣非獨立言者之難即如次而述之亦所未易也（補出根柢功夫妙仍）今之人雖或讀是書而未嘗鏃志於六藝之道（與上聲相比附）以求其至猶之望水者舟檝已獲而手與器不相習雖欲遡其波窮其源不可得也終亦謂之亡具而已矣

簡而韻結補一意尤高

蕭長源奏議序 代

或問於余曰進說於君而刪草者賢乎曰漢孔光嘗爲之矣進說於君而刪草者非賢乎曰晉羊祜嘗爲之矣夫光立於亂朝以恭謹媚主溫樹且諱故有詐名祜心知三年之喪雖貴遂服不能自言而厲傅氏子發之處其時未必有危言激論不可示人者不削草何傷乎由此言之刪草而不失其爲光而光初非以刪草而不賢也刪草而不失其爲祜而祜初非以刪草而賢也彼蓋有所大不得已焉耳乃若生休明之世冠法冠正色對仗與天子卒相相可否如梅福所謂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

可賭是其職也奈何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或至有意學古人以詭詞倒草爲能事乎且朝上書而夕報可者幸也今日言而異日行者亦幸也魏相條晁董之對亦特其書在耳使如光與祐所爲雖有英君察相嘆不同時者孰從而徵之哉長源蕭公李順德有異

此意所見尤大

李同理

政受知於

世祖章皇帝召爲監察御史不辱於官今

上皇帝念豐芑之貽虛懷延納每下諸王公卿議所條奏初是公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人皆羨公之遇而不知致此固有道也

蓋救國之弊如治身之疾有本有標先起居後藥物此養生家治

本之常及乎標勢已成流毒傳變謂可舍七方十齊而起沈痾非
愚則誣矣故明神宗時部黨紛紜遺世務尙名高聲以切劘君德
明代風尙實
相夸所指斥有敵以下不能堪者其君亦不屑數夸以成豎子至
是○如此
於災異盜賊兵戎屯牧國天民天之不可一日忘者皆以爲不足
言而聽其魚爛瓦解以底於亡豈非殷鑒歟今天下獨壓
蕘憂耳四海九州之大保無形爲標病者大吏奏報左顧右盼比
及上聞什無二三賈生而在未必不長大息於此矣公起而累疏
姚○元○之○對○救○時○等○相○不○過○如○此
論列倉虛取實舍細取大舍緩取急如以救火追亡請於主人求
有疑其生事者而且補救有方措注有漸短言則得子高筆力之

勁長言則無孔璋煩富之譏人即善忌亦安有闘動心之好語而忌之者哉此公所以久於其職而有言必信也同人取其奏議都爲一集趣之鋟版公不能辭其行者既足以彰 兩朝止輦從繩之美其餘又足以待億萬年

議論回應上文何等高雅

聖子神孫之求語有之善解結者佩觽我 國家之以公爲觽也豈有量乎公幼負大志尊人萬輿先生實教之忠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內誠有如韓退之所云者至今讀書邸舍池林簫管無所徵逐盱衡捫虱無非天下大計盡其意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其視數萬言猶一吷也世有因所已言而推見所未言者庶幾智足

以知公乎。余不敏則焉能與于斯。

前言不惻草之非非中肯標病之不可不治皆具卓識文亦暢所欲言

李雲田紀年稿序

文情天外飛來而語句削卓如山立

博浪一擊赤壁泚水兩戰其事則奇其人則英英三少年侯生老俠廉頗趙充國老將雖云持重吾猶以爲平平爾人生才與年退識與年進歷絶險發異觀匪才弗任三少年蓋及其才而用之雲田紀年稿起丙子訖壬午凡七年文百餘首以時考之雲田殆三少年若哉才安得不厲業安得不工海內操觚家驚不過敢智不過瞞衆不過氐安得不踵足而立嘗爲雲田計之七年間試于棘者三試督學者五矣今之將試者眯其目勿納奇字膏其手使滑緘其口如對村嫗野老語大試先五六月而然小試榖之如是則

緊跟前文無

一冗字

此段寬以養局

肆志于文者寡雲田固貧又事父母好友則衣履酒漿僕婢姻婭瑣瑣世俗之事無不縛其體貌瘁其神明而又有疾病怨懟不可告人之情及夫山水詩賦之娛詞場歌板之伎如是則肆志于文者寡乎不知雲田何以歲必作作必存存必傳也（而肆志于文何）夫博浪藉五世之富亦僅合與獨之交泄水竭東南之力僅乃一當然以施于世（苦心精神何等毅力）不爽雲田清羸一身戰乎萬變而得全其所以為文又以其文戰乎百家之說而得全其百餘文人齊馬血濺孔孟之壘矣則吾猶以三少年為平乎爾噫嘻人生貧時時何負人哉雲田經營七年而其業遠者規百世近亦可十世合百篇計之累畜千秋萬歲而

已士不務修身立言徒欲如古人以靜坐七十年當百四十共亦無聊矣平雲田少弓二歲弓自丙子迄今何所聞何所見當同大耳見捫肉一哭敢望三少年哉

奇警到底無一筆在人腕下〇不過從紀年二字生出話頭而勁弩短兵節節不懈望之何異票姚之騎岳家之軍在集中爲另一格

同聲大社二集序

社非古也先生比黨族鄰之法不設而詩書之教獨領于學宮又溺其職於是儒者各以其所學相師合其父兄長老所與同溝遂川涂之人而考道問業藏然無間有社之名蓋猶古人之所許也及其流失術陋心雜耳目非便于相接之親志意非發于時觀之素拜未登堂身先許死爲有鄉曲之譽銖兩之利搆鬭其間則張陳之頭顱可按兵而索是故入聲名人物最盛之邦而其士君子（惡俗可嘆）孝友睦婣任恤之意反蕩然無復存者其禍未嘗不始于文章門戶社之爲當世大禁當事者豈獨以文體爲憂哉予過金陵聞同

聲大社嘆甚心竊異之私詢何子次德乃知皆龍眠名宿進而侍側于坦庵方公尤詳其本末蓋桐城舊有潛園社肇自方樓岡姚龍懷兩姓昆弟及張濟之陳二如胡子兌吳炎牧諸子耳已而擴爲白門社則益以左子夏昆弟今又合何次德吳于廷孫振公昇弟及社中之子弟而類爲同聲是所謂同溝遂川涂而耳目相親志意相觀之人矣然猶推擇有年結納有漸其愼如此諸子固不苟而同者也夫不苟而同者必不苟而異以性命而合者必不以意氣而離故其發爲文詞亦皆專一深靜以求其至而非疲苦于四海九州之間遺淫佚于飲食宴樂之豪舉而以篇章爲餘事者

此曾業之所以一作再作久于其道而不厭與予因是而有感于潛園之義矣龍之眠也有潛德焉龍潛則無悔學潛則無悶言潛天下而退然若愚交滿天下而介然若獨聲華淡故比昵絕比昵絕故攻擊忘是之謂不同是之謂大同大哉潛乎與日任天下事且在能眠諸子矣而奚有于社事之不悖乎古云爾哉

首段痛哉乎言之中後暢同字之義尤為入骨

呂采臣近義序

予年友震坤予於堂之東偏手一編而哦予披帷入曰此何書也

曰吾家采臣無他嗜好獨爲制義愍愍踰諸生今又得若干首予

讀之何其似古文也予竟讀喟然曰古文哉似之云乎制義一道

道不足而強言者妄也名已成而自敗者苟也苟與妄其弊皆原

于多欲成童就傅如賈求售脂膏胃腑咸思鼎食僥倖一獲渤稱

而喜宴樂恣睢其心豈復有所不足哉無已則又謂干祿之業不

廿晉且道之言而其文亦豐

足傳驕語壯夫以蓋臧之夫儒者口代賢聖戒叛戒雜股比約束

密激變白然入古

字句滌蕩既不若策論贊頌箴解銘說諸類之可以班駁拙與示

肆詭譎自放其辭而又欲橫從含負曲折變貫新光靈物屈服羣才今古文孰從定其難易乎昌黎原毀諸篇實爲制義所自出特當世無其體耳非溥今文而不爲也震澤于唐宋大家火傳燈續故爲經生言醇深有本鹿門所傳諸藝皆出于自華樓集成之後以此知爲制義而期成進士則已苟求其至未有不能爲古文而爲之亦未有不窮達生死于其中而爲之而傳者也自壬午以來海內瓣香北面于宋臣之文者十五年矣又嘗於大司農榷於秦治渠於京畿其勢皆可以妨害於文顧獨潛然肆志積歲月以從事于此根極理要不欺絲髮自然靈氣惚怳而來如攬化人之祛（文章須到此境才入神入妙）

而御含光之劍經營將迎不知所自豈非無欲而深思者之效歟

戊子己丑間瀨水相亟推予嘗云予必元但與采臣修遣爾則未卯誰手鹿耳是年予危得元而失之采臣後三年第亦不元修遣至今拓落其言皆不驗然足以見采臣之爲予畏也久矣予將欲懸車文苑而采臣且脂其車書此以警怠焉

推尊制藝之難于古文之上而欲人窮遂生死于其中而爲之非箇中人不能爲此言非箇中人亦不能信此言

孫棐臣制藝序

吾楚三十年前漢黃兩郡爲文章詩歌訟獄之地黃岡王子雲守其孟旋子卿之師說討論人文不欺尺寸溯江而上必就予與予言必稱棐臣不欣予三人實未相見而予與雖誦姓字則如晨夕間三人也既定交感予與知己之言相得無間今予附木欣通籍且十年棐臣求一試北闈齟齬不可得補公安司訓以歸洪念莪王季伯二子志己之售而邪棐臣乎語之曰子疑予雲子期此三人者得失半乎夫文之近人情而蚤有譽者非其至者也予于巽人之道未聞一知半解而于先正制義之能貫道者則不啻米脯

醯醬童而旨之世不乏好尋文者予自以爲學無根本汲淸冷于江流海畔而不及尋河源之混瀾淪漪斐然元氣浸潤嘗憾不獲如熙甫先生老困公車醞釀結轖待其皆醇而遂名于世此大不幸也木欣沉潛學道言有物矣而其爲制義研句練篇就班按部卽以羽翼聖賢亦不震驚流俗其醇也可以免于予之憾而其遇也亦不致爲見愛者所竊悲臣爲文則祖六經禰四子章句之學與身心性命之學同條共貫而忘乎其爲制義其大者牢籠天地而不知其非寥廓也其精者剗磨今古而不知其非穿鑿也其正者砥柱江河而不知其非膠固也其趨彌高其傳彌遠而其見光

（先生自道如此世之人何足以知之）（其憾奇）（予爲公事所困而遂廢時文不求泥之爲文矣矣）

于天下也㢙遲曾之兵然予野戰邀利之兵也未欣刀斗金鼓之兵也裴臣則古出車列陣之法殺人有禮者也嗚呼難爲不知者言矣夫古之君子修身立言而已不夙則暮者過也公安文史之區其間必行首排俗學如三袁兄弟之爲風會倡者例裴臣之教以文章明道術則有淥山弟子事其先明復之禮在焉是行也不當易其弔者而賀之乎二子豁然喜謂余言爲當也爰次而書之裴臣制藝之首俾異日有所徵云

醇古淵懿字字沁人肝腸焚香靜對我欲鑄金事之○先生于時文至矣且自謂學無根本汲清治而遺混濁世之輕易言時

文者其罪過當何如也

吳準平近藝序

吳子準平甲午以前之文。欽欽幽眇。類子家之精者。世既豔稱之矣。今復出其近義問世。則若爽渾融。若不屑爲何北宋擷然者。或疑之曰。準平何今昔異乎。予曰。無異也。昔人之論。漸老漸熟。乃歸平澹。則其初未有不出入百家。鉤元沈㴁。隱郁含英。咀華者也。俗學以鄙疏爲平澹。繆種傳染。心理體用。略能上口。輒述化以去。反不如二十年前。點鬼祭獺。盡氣博徵。倘覺有所用心。進身之言。苟且鄙俚如此。議者至欲舉制義而弁髦之。我輩亦何所恃以關執其口乎。準平獨者之作。既嘗鑱心鏤腸。戛戛去陳。其獨至之

（非質乎此中殺歷過來何能言之歷歷如此）

性偏詭之才鬱塞險仄如雷風相薄而一旦渙然以解文從字順則如雨施雲斂神功若無此文家火候之自然也（妙論）山水之始必有崑崙龍門而後流衍而爲東南之澄江秀嶂文章之始必有周秦兩漢而後洋溢而爲唐宋以來之大家盡立基于厚猶恐其薄立基于薄何以復厚準乎有前日之嶔嵌幽眇而後有今日之宕夷渾融亦若是焉已矣乎既釋或者之疑而因書其語于集首使人知由準乎前日之文以求今日之文則庶免于俗學單疎之病也夫

實講出前後所以不同之故意度波瀾並皆入古

施愚山宦稾序

予外舅中麓不耐從長者遊亦無由致長者几席雖具棲遲而已童子報客至無刺辭以故弗聽入座叟語心異之今時誰當過予且渴欲覯者束帶出得一愚山子書過望且怡顏出近文以示噫固知非素心人不我即也自是聞叩門聲知必愚山知必以文來不數過庵有愚山之文矣愚山之言曰吾束髮希作者志不在小（讀此何以爲之過者）今不幸早爲天下科舉之士所好懼其中猶有與俗交者存也將欲窮波尋源繼嘗駐餘傳吾所爲載道之器者厚重勿壞蓋雖無所黜稱吾邑先正未肯染指而獨篤信予以故勤就予不自知足

之前也乎於是歟今人不深惟古人以制義取士之心一搢進賢冠呵八股為課兒書夫進身之業而可忘孰不可忘愚山匪徒不忍遐棄此于遺簪故劍而且譏諸錯諸鋼斯夕斯下交一枯槁箇伉如予者往復晰難不以為辱盡神全乎文矣神全則無乎不入也其聖于文矣怪焉會山東督學使者當代推擇五部之英而報愚山可乎乃開顏一笑曰用人如此可以賀矣因念予成進士後猶受修于堂邑張司空邸舍燈火彌年齊魯布衣謬有賢乎仕不廢業者使聞愚山之風乎知其猶有感也序其文以告之

如承蜩之丈如解牛之丁則神全矣

含毫邈然讀此并先生之性情亦見

文昌祠記

或問于予曰文昌祠祀梓潼帝君所在皆有其義何居曰非吾所知也考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爲上將次將貴相司命司中司祿而世俗傳會以梓潼君當之其說愈傳愈謬蜀人謂張亞子戰沒成神有功于唐以擬上將次將化書謂神世業儒帝使主仕籍又在周爲張仲以擬貴相司祿或又以神故張星爲張氏子挾彈射諸不祥使人宜子以擬司命司中京山李本寧先生既嘗詳言其妄而又從而爲之辭亦以事爲物情所素安者君子姑順其愚下之性而不必力與之爭蓋其愼如此予則以爲文昌之

祭由來者久推明其正者而不正者可不辯而絀也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天府受而藏之鄭康成註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司民軒轅角司祿文昌第六星宋人兆司中司命司祿于南郊祠以立秋後亥日以司民從三星之位則是文昌諸星古未嘗無祭也明洪武初亦祀四星錡能然考其祝文于司祿則曰神其奉天之道俾年穀豐登生人咸遂覩所稱賞功進士者又何不倖也夫人所奔走乎文昌者司祿一星耳祝文以年穀爲祿祀之者不異于春祈秋報之常世俗以貴仕爲祿祀之者遂流爲媚奧媚竈之恥義利之相去

掛析分明

也道矣嗟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士大夫自好者猶將恥焉而謂赫赫列星司賞功進士之責者惟是酒醴牲牷可以得志也將誰欺乎稽古禮文者正文昌爲列星之祭而永杜一切不經之說其（此語可俟之百世）斯之謂敬鬼神也已然則宋公之爲此祠亦嘗聞予之說乎曰此又非恆情所易測識矣夫皇皇然禱祀而求而以祿之不得爲已憂者細人之行也皇皇然推賢進士而以民之無祿爲已憂者公卿大夫之行也方今吏道益廣人才益出詔祿之典不得不寬疏通于嚴謹而驤首皇路者慨深覆餗悲同棄井精華果銳之氣亦或稍傷此非可家喻而戶曉也公爲政之餘既嘗戒厲屬徒振興

庠序爲逢掖所宗嚮又復有秘宇靈宅寶像珍龕爲之請命于賞功進士者之神楚人士于是知創宣大吏所祈天右文之意如此其厚精誠注射雲漢昭回必有作人之大澤應之雖當火飛水溢流離瑣尾之後而不言祿者有所恃以自安是蓋世道無窮之幸焉如是則祭之未有以義起之猶不爲諂也而況有其舉之莫之或廢如此此祠也哉曾公以書來屬予爲記因次其語以歸之旣以解世俗之惑而又推見我公之隱非故設爲兩端之祠也公爵里名氏詳見觀音閣記此與鍾南山祠碑俱不復載

前段駁正後段伸合作此題者類應如此

鍾南山祠記

大參宋公涖楚之三年百廢具舉如觀音閣文昌祠皆以次修建至所作鍾南山祠則前此未之有也公爲予言疇昔之夜有神降庭請祠于予予謬仰世所圖鍾馗者予許之復申囑再三成禮而退自今思之猶不以爲夢也竊念冥冥中已有成言何忍負之此祠所以作也噫異矣按昔人所傳唐明皇晝夢有鬼藍袍曰臣終南山進士鍾馗（此語生根）除天下虛耗之孽因命吳道子圖之賜二府夫天下之患孰大乎虛耗誠如馗言此諸捍患禦災得秩祀典固非僭越不應至今日而請于公也豈當時以爲恍惚不可知之事圖其形

而未與于祭祀抑其世已遠其事已細當時亦嘗得祀而紀載未之及耶意異矣乃予竊有說以處此凡幽明相感不論久近亦似有時節因緣焉以楚事言之此真南山君之時也方今化被無窮萬寶煥發開元之盛方斯蔑矣獨天下弔楚由崇禎癸酉以迄于今秦寇為原西山為委先後流毒三十餘年不得休息而旱蝗水火之災若為之助虐焉生民以來虛耗之禍未有甚于此時者也虛耗之甚者莫如楚南山君亦式靈于楚憂楚之虛耗之甚者莫如公南山君亦憑依于公天人交應自然之理又何疑焉雖然為國家耗府庫為諸臣耗心力為百姓耗膏血者賊也府庫耗而我

（頓得清）

（鴻光眉）

乃君籍心力耗而我乃膺胙膂血耗而我乃肥甘者所謂孳也賊

（在朝今則誰是將無以消其勢制）

自外生勢在山林惟帥武臣力以勦撫制之而有餘孽自內作勢

在城社非投木逐源雖干戈取之而不足爲山君之請祠也蕭將

毀肘愛處姿意畢志以搜剔此孽俾無族類焉其不欲如世之摘

發奸伏爲職者懷危內顧延頸受代以根株貽後人也亦明矣公

何惜此半畝之宮不以成南山君之美乎抑予尤有感者事至于

夢亦幻矣土木之興于今日亦難矣他人所爲襲金欑吊郵傳拜

除者公盡斥之于馮馮登登以妥此于百年而上不可究詰之人

蓋不以冥冥食言如此彼君臣之義朋友之信如日月江河昭然

在耳目間者公其昔一日已于懷也耶予以是窺公之慷慨誠篤有以任夫遠且大者而書其事以徵于異日焉公爵里名氏詳見觀音閣記茲不載

此祠本不經而託之于夢尤幻幾疑難以措詞文妙在拈出除虛耗之孽一層關合時事鑿鑿指出所以當祠于楚之故言厲詞危亦可云言之無罪聞之足以戒者矣

○陳節婦傳

節婦秦氏東姑福之長樂人秦翁故大俠一見里中陳生一文心異之遂以節婦爲身爲側室嫡不若之嚴衣食操作與羣婢埒節婦無後言有子二長衡生七歲丈瞞生七閱月丈試蹶失志病革欷枕榻默向節婦節婦嚙斷中指誓必死否見之猶盛氣詰指血狀詭辭乃免丈易簀呼節婦明示立孤大義節婦毅然任其事自此奉姑如母奉嫡如姑有加于丈在時嫡顧益憐愛之姑與嫡之喪取辦十指舅亦至是始葬凡物秩秩莫知其貧也否有二女悉案度嫁節婦傾倒如乘涕唾及以藏資請則曰吾夫心血縷縷在

焉不忍割也無已則斥繒帛以厭之辭貂卒月是涉獵箏身稱博物君子焉一日受侮鄰媼拊心而慟辭自甃歸長跪問故節婦終不言辭自念羸者孤童欲何所爲亦不復問母子煢然立柝目間（此情此景宛然在目）溺泣不能相視辭每道此尤悲也祭田數畝狂暴來侵節婦引義厲責愧悔棄去其剛強持門戶又如此辭貂娶婦皆有子朝夕受教絕口不及生產自謂嚙指時不復料有今日然其地時罹兵燹轉徙不常無足傳節婦一日歡者甫六十而歿嗚呼節婦以未亡人大有造于陳三十有三年如操舟遇風舟中人僅而登岸而操（此譬不虛）舟者沒焉可傷也已

史官曰妻之于夫有臣道焉妾臣也微也方陳生以二孤遺節婦譬諸君薨世子幼陪臣執國政亦孰有與之者哉使江沱之嫡不悔於終二女勃谿其間節婦爲妾爲母之道亦或有幾微憾矣乃履順散財中外底豫卒能有所成立古之植委裘而不亂者何以加之哉太史公論妃匹之際以爲人能宏道無如命何若節婦所謂盡性以至于命者非耶

文律謹嚴序議俱佳中間犖犖立柱白間一節寫出孤兒寡婦之難予讀之淚涔涔下

帝王以天下爲一家論

人君之所以履天地而無疚者在使勢有餘于勢而不使勢有餘于勢也有身者謂之士庶人有家者謂之大夫有國者謂之諸侯有天下者謂之天子夫勢至于天子天下何者之非爲吾有而恆見天下之無一足爲我有者非勢不足以居之而量不足以居之也善爲天下者念天下旣爲吾有而不漏一天下于吾心亦念天下旣爲吾有而不著一天下于吾心夫然後量全而勢亦全則所稱帝王以天下爲一家者是已上古公天下中古家天下以天下爲家者其致治在公私之間乎顧天爲民而立之君非眞以爲

廬也三代以後苟能守九州如守宮庭而垣墉丹雘之俾子孫世世勿有害亦天之所許也奚啻其公之也是故天下者萬斛之舟帝王其載之者也天下者三十六輻之車帝王其乘之者也帝者諦也審諦萬物而不謬也王者往也群往焉之謂王也繫天下于帝王地從主人之義也而後之人君乃推而遠之謂幼子童孫爲吾親則以天下奉之謂宦官宮妾爲吾暱則以天下奉之謂戚畹勳舊爲吾黨則以天下奉之謂敵國外患爲吾虞則以天下奉之謂宏農可問南陽不可問則又于天下之中横分畛域而以天下奉天下焉以天下奉所親所暱所黨所虞者遞儺天下者也以天

下奉天下者門戶天下者也寇讎者可以亡門戶者可以亂其始也欲毀天下之家以成君之家而其究也天下之家毀而君之家亦不得成是不足爲之寒心乎哉聖王知其然謂天下之耕者皆吾奴也謂天下之織者皆吾婢也謂天下之名山大川皆吾几案間物也謂天下之鰥寡孤獨而無告者皆吾榻側聲也謂天下之一鍼一刀一鎛一耜皆吾栝棬也謂天下之百廩一秉皆吾神倉也謂天下之潢池豕雀狗伏者皆吾檻牛之闌而牢豕之驚也謂天下之驟驟若若者皆吾家相吾爨下走也如是故謀天下如謀其婦子委曲詳盡而未嘗漏一天下于吾心也如是故謀天下[illegible]

謀其婦子質直坦夷而未嘗縈一天下于吾心也當其時無所取于天下而王者未嘗無財無所震盪于天下而王者未嘗無權無所同與厚薄于天下而王者未嘗無制防蓋一心一德家人之道之所感也且天下亦何負于王者哉周之盛也上願其下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下願其上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夫此念其地產下即貢其贏而至性如是也王者以天下為家則天下亦以王者為家營之作室然聚萬人而鼓之茅者茅綯者綯築者築塗者塗而主人已下莞上簟于有覺之庭矣豈非古之所云君子萬年保其家室者哉抑鬪之論弓矢者矣楚人失楚人得以為善矣而未

大也去其楚而可矣人得人失以爲大矣而未至也去其人而可矣由此觀之人君誠引天下爲一身而深思民胞物與之義也亦並去其一家之名而可哉

平實之理而以雋永之筆出之可謂言語妙天下矣又後激轉一層復勘進一層尤警

○題江夏孫何知一家殉難狀

君子生亂世其勿重言死哉○宋靖康之變○金人謂遼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然則若水可謂賢矣○呂中曰若水嘗主乎鶚出汴者也○若其不死○亦在誤國之類○上皇聞邦昌僭號曰邦昌若以節死○則社稷增重○今既尸若之位○則若事決矣○夫若水謀事之失○視范瓊○不大相遠也○邦昌敗亂之罪○視王黼尚有間也○而一死○則贖萬罪而有餘○一不死○則流操莽而無不足○嗚呼○君子可重言死哉○國家自靖難後○禮義廉恥之氣○蓋亦稍傷○浸夷至今○封疆之臣○遂無死理○會逆獻陷楚○江夏有孫何知先生者○殉難尤烈○

其壻某以狀示予予不忍讀先生以邑令退老子若孫未紹寸組非有土地甲兵之責特以義不戴天延頸就戮者四代自豎儒論之必謂不在其位不當死不則謂不當令衆子孫死不則謂好名而死不則謂無可奈何而死夫死亦慘矣而反得數者之疑死固不可爲哉予則以爲先生之死先生一家之死皆適得其死而無足異也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豈辱止于卿大夫哉蓋古者卿大夫以名節爲已任故君子多責備之詞而位卑身隱者不與焉今辱亦至矣園陵蒙塵辱在國體黎民懷冠辱在國本武夫挾外援而要君文吏挾內援而固位辱在國法卿大夫不引以爲辱惟獨

行君子慨然赴義足以愧之先生不死則與卿（竟成勢不兩立）大夫為類與卿大夫為類則與亂賊為類嗚呼亂賊可為乎先生不為亂賊則雖退老之邑令焉而死先生不忍子孫為亂賊則雖祿祿之弱息焉而亦死故予以為先生之死先生一家之死皆適得其死而無足異也（嗟彼彼擊令人自思）嗚呼人生幾何哉彼其之子誦説喪而致先生之死而不與其死者死歟否歟隳名城殺豪傑死先生以及其子若孫者死歟否歟與先生同志而不必死于賊或身死而于若孫不必如先生之慘者其身與子孫終死歟否歟夫既皆有死矣乃其死也其得正而斃如先生其子若孫亦如先生之子若孫之死歟否歟

批剝曲盡結處層層喚醒尤過于清夜鐘聲

亭林文稿文錄引

顧亭林先生一代奇人其學博而精其志堅而確其才可以有為於天下而其所著之書則欲為法於後王詩古文詞不屑措意者也其與人書有曰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旨當時之務者一切不為又曰韓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毀爭臣論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序諸篇而一切銘狀盡謝絕則誠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猶未敢許也可以想見生平之自命矣然其學既博且精則其於理無不熟其志既堅而確則其於力無不果其才既足有為於天下則必不為無用之空言其書既欲為法於後王則其滋

於文者必皆可傳而可誦而又運以深心行以大力振以高格出以簡裁有王介甫之老健而去其橫有蘇子瞻之暢達而無其蕩卽以文論當時以旗鼓自雄者亦未能或之先也今錄其尤者爲二卷雖多寥寥短篇實勝他家之洋洋大幅蓋辨學術正人心定經制明出處言立而德與功皆具書札問用駢儷格尤古云上高

李祖陶